



## 公共艺术与城市——以美国为例

余丁（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史博士）

公共艺术是一个新的名词，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它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雕塑和纪念碑雕塑，公共艺术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公共艺术的讨论，国内外已经有很多，但对于公共艺术的理解，至今有着多种说法，我今天的演讲试图以美国的城市公共艺术为例（演示图片）来谈一谈公共艺术与城市的关系。

在开始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一些概念进行讨论，虽然至今我们仍然不能给出一个有关公共艺术的定义，但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实例对它进行描述。

### 何为公众？

万事万物处于公众之中，属于公众，并完全公开平等的向公众开放。“公众”一词表达了人口居住流动的生活、工作、建筑物、街道、商店、工厂、办公室、药店的总和。建筑、风景建筑物、公共雕塑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均处于公共场所；位于公共场所让他们的关系成为可能。公共艺术和公共建筑物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感受力。他们彼此独立而并存。

### 何为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这个术语涉及和来源于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师在建造的、自然的、城市的和乡村的环境中的工作及工作方式。公共艺术的目的是将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师的专业技能、想象力和创造力融入于创造新空间及城市复兴的整个过程，为的是将独特的品质弥漫渗透进整个发展过程，通过创造一个具视觉冲击力的环境视觉艺术而赋予空间灵魂与生命力，使空间显得生气勃勃，生机盎然。

公共艺术不是一种艺术形式。公共艺术是原则，是通过艺术改善和转换环境的原则；公共艺术是术语，是指使艺术家深度介入公共空间的概念构思、发展及改革的实践惯例。公共艺术是为知名的景址而特别委托创作的，公共艺术的观众就是广大的民众。

成功的公共艺术会与景观和谐共存，融为一体并产生共鸣，使民众流连忘返，满足委托方、民众和艺术家的共同愿望。成功的公共艺术将有助于城市的复兴及再生，令相邻的建筑都能受益并共同成为当地的象征与荣耀。它为城市增值，为城市的民众、环境以及财政金融带来利益。

由于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师们参与共同工作为项目提供了产生独特创意规划的机遇，从而超越了纯粹的功能化设计，能够创造出反映所在国家/地区/城市人民的生存信念以及对生活的激情与热望的空间与场所。公共艺术通常是艺术家、建筑师、景观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公共艺术管理顾问、工程师、计划者、公众、委托方以及其他专业人士之间思想意念的综合与共同协作的成果和产物。

公共艺术没有简单的定义：它也许会和建筑物合为一体或会导致一个新的建筑学空间的诞生；也许是新的公共空间、景观美化（硬性或软性的）、艺术围墙和栅栏、艺术砖砌、艺术琉璃、艺术大门、艺术窗户、艺术照明、休闲空间、游乐场所/结构；或许只是艺术字体雕刻及墙上装饰的薄金属板或瓷片等。它也可能是采用织锦挂毯、地毯、编织等纤维艺术、悬挂的幔帐、旗帜或横幅；也可能是运动雕塑、陶雕、瓷雕、内部灯光艺术照明、艺术标注或艺术铺路等。它可以是雕塑、地界标/纪念碑、大地作品、摄影、版画、绘画、影像、投影、高科技艺术、表演、事件、诗歌朗诵、音乐舞蹈等等不一而足。

公共艺术可以是艺术表达、也可以引入正文；可以是抒情性的、富幽默感的、挑战性的、美丽的、精细的、可爱的、前卫的或有争议的。它可能会起源于文化历史的遗产和传统；或庆祝赞美美好的未来；或突出特殊的区域或社会焦点；或是抽象概念性的。

公共艺术项目可以是永久性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外部的或内部的；整体地或自由地散落放置；庄重的纪念碑式或平易近人的人性化诉求；大规模或小型化的；创意设计的或装饰性的。无论是何种结果，它们都具备连贯一致的品质：那就是它是特别针对景观而创作的并与景观的背景和环境发生密切关系的公共艺术作品。

从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而言，公共艺术不是艺术家的秘密，而是属于普通市民的。它不是让人们感觉渺小

与不重要的，而是歌颂人们的。它不是体现文化与公众之间鸿沟的，而是主张艺术大众化、艺术家市民化的。

但是公共艺术并非群众艺术。它不是纳西艺术或斯大林艺术，也不是黑格尔垂直的历史绝对论。它更倾向保罗·蒂利希的横向历史法：历史任何时段都会有互相冲突的思想并存，而每一种思想都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思潮。

公共艺术是基于一些共同假设作用于公共而产生的。公共艺术不会威胁、攻击、控制大众。他是友好的。除了个别几个之外的所有哲学家，评论家都把发展公共空间的概念忽略了。那几个少数的哲学家包括瓦尔特·本雅明、亨利·列斐弗尔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公众艺术带有社会功能，它把大范围中的各种具体艺术与社会需求一起溶入作品。它的语言是社会科学、艺术、建筑物和城市设计的杂合。

公共雕塑应该摒弃原有的艺术主张而坚持文化是可察觉的，并肯定宗教理念的价值。当作品完成时，它的文化内涵总与用途就已暗含其中了。

我们很难将内容与形式分开，因为内容总是隐藏在形式之后，但又同时有自己的特性。内容并非一个视觉指引，并非一个空间界限，内容就是一个物，如同瓶子是一个物一样，可以聚集并联合，它总是一部分空一部分满。空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如同紧挨着门前门后的空间，空出来是为了可以实施开关门的动作。这个空与几何中的空是完全不同的。

18世纪以来艺术的方式受到了康德的传统哲学艺术观的影响。康德说：“因为艺术没有实际的职能，但却可以比任何物都有深刻作用，因此艺术可定义为超越功利。即非实用审美。”康德等哲学家们认为艺术是美好的，因为它非功利的。然而公共艺术的美恰恰在于它不仅有用而且还有许多服务于社会的功能。

虽然康德等哲学家给了艺术独立自主并让艺术家从君主制和教会中解脱出来，但至18世纪末为止他们对于填补高雅及低俗艺术之间的鸿沟没有做任何尝试。康德的非实用审美理论使人们被精英文化孤立并遗弃。

自18世纪到现在，除了几个以外的所有哲学家、评论家们公开宣判了文化与生活的永久隔绝。他们站在遥远而隐蔽的立场对生活中的事件和任何有关文化的事情进行批判与制裁，然后将人们从太阳与地球之间开除出去。他们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而生活只是一个地基，他们之间相隔天地之遥。今天，既然所有的一切都可称之为文化的，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问过的问题：“当一切都是文化的时候，文化的政治功能又是什么？”

公共艺术属于城市，为城市而存，它与城市共同存亡。美国公共艺术的前途就是美国城市的未来。对城市环境和对公共艺术的两种批评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容易混淆的。

现代都市的本质就是遇到了人，公共艺术相信城市和它的传统。公共空间总是带有政治气息，公共艺术也总是趋向政治化。除非有人在使用，否则创造一个社会空间根本就没有意义和价值。空间中任何物都不曾消失，什么事情能够持续就意味着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人来到空间中就必须寻找人的足迹，人成了社会空间中内容的精华。空间并非一种深层经历。

因此，我们必须放下私人的，去探求人类的共性。理解公共艺术是需要借助诗意的。诗是一个拒绝所有逻辑和理由的系统。我们可以仅仅因为一首诗存在的形式而接受它，并从对它进行刨根问底的陷阱中走出来而转向日常的生活。整个公共艺术的历史就是去揭开现实生活中错误的假象、混乱的概念及扭曲的事实的过程。其实揭示出来的结果只不过是一个个普通的日子而已。